

· 目录研究 ·

新发现明人书目二种的文献价值*

唐 宸

内容摘要:明刻《大明一统赋》和《大明一统赋补》分别在夹注中存录一份书目。论文在深入考证版本源流的基础上指出:《大明一统赋》存录书目是成化二十年(1484)吴江莫旦撰写的一部知见目录,作为现存最早的明代私人撰修目录,它对于探究《江东藏书目录》《李蒲汀家藏书目》的体例渊源、考证《蓁竹堂书目》真伪公案均有一定作用。《大明一统赋补》存录书目是嘉靖二十年(1541)左右无锡陆九州所抄,是现存最早的《文渊阁书目》节抄本之一,与佚名《内阁书目》关系密切。此外,陆九州书目的诸多独特细节均与《明书·经籍志》吻合,证明后者其实是据前者转抄的。作为新发现的二种明人书目,莫旦、陆九州书目对于目录学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关键词:《大明一统赋》书目 知见目录 《文渊阁书目》《内阁书目》《明书·经籍志》

明人莫旦《大明一统赋》是一篇虚构主客问答来记录明代掌故的万言大赋,从开国、分野、郡县、山河、藩封、外夷、名胜、官制、祀典、户口、物产、贡赋、风俗、基业、列祖、勋臣、名臣、列女等角度极力铺陈,正文之下还以夹注形式抄录大量有关文献。笔者阅览该赋时,发现“物产”部分的“诗书”小节中以夹注形式存录了一份长篇书目,复取该书所有版本相校,又从另一版本(题为《大明一统赋补》)的同样位置发现另一份不同的书目。详考可知这两份书目对于探究明代目录学史的若干重大问题都具有一定价值,但尚未引起学界关注。现从版本源流入手加以考证,以就教于方家。

一、《大明一统赋》的作者与版本系统

《大明一统赋》的作者莫旦(1429-约1516),字景周,号鲈乡子,明吴江

* 本文系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李白集版本叙录”(AHSKQ2020D202)阶段性成果。

(今属江苏苏州)人。正统五年(1440),因父亲莫震(1409-1489)以进士出任嘉鱼(今属湖北咸宁)知县^①,他侍父“宦游湖湘者十年,无书不读”^②。景泰二年(1451),因祖父去世,随父回乡守丧^③。当时正值朝廷纂修《大明一统志》,“先期遣使采天下事实”,吴江地方官员奉命开局征集志材,他以邑庠生身份参与其事,并立志自撰县志,事在景泰五年^④。两年后,官修《大明一统志》成。天顺元年(1457),撰成《吴江志》初稿十卷(后稿失)。成化元年(1465)中举,主考官为丘浚。随后他“连试礼部,皆不如意”^⑤，“待次数年”^⑥,期间曾入国子监读书。成化十一年又下第,遂以举人授官新昌(今浙江新昌)儒学训导^⑦。十二年春,到任^⑧。在训导任上,他编纂《新昌县志》,创作《大明一统赋》^⑨。二十一年,九年考满将至,他却“以内艰解官而还”,居丧期间在女婿赵宽建议下重编《吴江志》,后于弘治元年(1488)刊行。服

①莫震、莫旦:《石湖志》卷四,明刻本。

②赵宽:《书大明一统赋后》,《大明一统赋补》卷末,明嘉靖三十三年刻本。

③莫震、莫旦:《石湖志》卷四,明刻本。

④莫旦:《吴江志序》,《〔弘治〕吴江志》卷首,明弘治元年刻本。

⑤丘浚:《送莫旦新昌训导》,《〔成化〕吴江志》卷二,明正德十四年刻本。

⑥莫旦:《吴江志序》,《〔弘治〕吴江志》卷首,明弘治元年刻本。

⑦丘浚《送莫旦新昌训导》诗署“成化十一年孟夏初吉”,又同卷沈瑜《送莫景周先生赴新昌》诗署“成化乙未(引者注:十一年)夏四月既望”。丘诗附记云:“莫旦景周,予乙酉京闱所取士也……今年春,予承命校文,而生又在所试之中,过眼空迷,心甚愧焉。”知莫旦曾参加当年会试并落第。

⑧莫旦《吴江志序》:“丙申,忝教新昌。”又《新昌县学科第题名记》:“成化丙申春,旦以乙榜来为训导。”(金城等:《〔民国〕新昌县志》卷五,民国八年铅印本)“丙申”为成化十二年。史鉴《惜愍赋·送莫景周赴新昌训导》:“秋风萧条夕起兮,白云变而为霜。”知莫旦离京赴任在十一年秋,实际履任在次年春(史鉴:《西村集》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698页)。

⑨赵宽《书大明一统赋后》称此赋是“训导新昌时所撰”。然《〔乾隆〕吴江县志》载:“卒业太学,作《一统》《贤关》二赋,名动京师,后授新昌训导。”(沈彤:《〔乾隆〕吴江县志》卷三二,清乾隆修民国石印本)若据此,则作于训导之前。按,这是误读了弘治县志载国子监祭酒邢让《送莫旦还吴江》诗。诗云:“籍甚才华众所推,贤关两赋见襟期……他年春榜罗贤俊,迟尔重来对玉墀。”“贤关”为太学代称,与莫旦在监读书相合。乾隆志作者不晓典故,误将其作为赋名,复据己意加入《大明一统赋》凑足“两赋”之数。莫旦早年在国子监所作辞赋已无考。

除起复之后,他在吏部尚书王恕举荐下“免补前缺,超升南京国子监学正”^①。《南雍志》则记录:“弘治二年春正月甲戌,训导莫旦进《大明一统赋》。上嘉之,擢为本监学正。”^②同年十一月,父莫震卒^③。这次服除返职后在任时间不详,但他很快“乞归,年八十馀卒”^④。正德二年(1507)吴洪所撰《吴江续志序》称莫旦正处于“以南京国子学正致仕家居”的状态,“今年跻八旬”^⑤,则他乞归致仕在弘治年间,若以明代七十致仕计算,应不晚于弘治十一年。民国《吴县志》著录莫旦所撰《重修胥王庙碑》和《吴相伍大夫墓碑》,均立石于正德十一年(1516)^⑥。若立石时仍在世,则已八十八岁,卒年应相距不远。

《大明一统赋》的已知版本共10种,其中存世8种(笔者经眼7种),可分为两个版本系统,即“原本系统”和“补本系统”。

原本系统的特征是均题作《大明一统赋》三卷,结构上先分段、再分节,即分为首段(“主客问答”式的赋序,下分3节)、中段(正文,下分18或19节)、后段(赋尾,1节)。主要版本有:(一)明成化二十年新昌刻本(佚)。赵宽云:“《大明一统赋》,宽外舅鲈乡先生训导新昌时所撰也,新昌士子刻之以传于士林。”^⑦知为初刻本。据原本系统存世诸版本的小注记事至成化二十年、而莫旦任职新昌训导至二十一年结束来看,成化本应刊于二十年,小注即出自莫旦之手。(二)明弘治间刻本(佚),可能是弘治二年莫旦献赋朝廷之后的翻刻或后印本,有弘治二年赵宽跋(存留于补本系统的嘉靖三十三年刻本中),署“弘治二年岁次己酉冬十月之吉,赐进士、刑部郎中、门婿赵宽谨识”。赵宽(1457-1505),字栗夫,吴江人,莫旦女婿,成化十三年举人,十七年进士,时任刑部郎中。(三)明嘉靖十五年郑普刻本,为现存最早版本,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单位有藏,每半叶10行20字,白口,左右双边。有莫旦旧跋。末叶镌“巡抚山东闽人蔡经校定,门人南安郑普刊行,嘉靖丙申菊月

①赵宽:《书大明一统赋后》。按,赵说“先生以继母忧起复,赴部”,知其所服为继母之丧。又云:“(王恕)召入私室,赐坐待茶,从容谈话,知先生任内未滿九日而闻丧。公又叹赏,以为学与行称如此,即为具题请旨,免补前缺,超升南京国子监学正。”此“九日”显为“九年”之误。因即将九年考满而服丧离职,才有可能“免补前缺”,乾隆县志本传云“九年迁南京国子监学正”是其证。

②黄佐:《南雍志》卷四,明嘉靖二十三年刻增修本。

③莫震、莫旦:《石湖志》卷四,明刻本。

④沈彤:《〔乾隆〕吴江县志》卷三二,清乾隆修民国石印本。

⑤吴洪:《吴江续志序》,《〔乾隆〕吴江县志》卷首。

⑥金城等:《〔民国〕吴县志》卷五九,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

⑦赵宽:《书大明一统赋后》,明嘉靖三十三年刻本。

识”。全文分3段、22节。“孔子祀典”“历科状元”二条注文记事至成化二十年,应是成化初刻本原貌。郑普(1495-1550),字汝德,号海亭,莫旦门人,嘉靖十一年中进士,时任无锡知县。(四)明嘉靖十六年司马泰刻本,南京图书馆等单位有藏,每半叶9行19字,白口,四周单边。有莫旦旧跋,又司马泰跋云:“抚台蔡半洲翁(引者注:时任山东巡抚蔡经,后复本姓改名张经)得是文,每为称善,间出示泰。乃请归郡斋,少加校讎,刻之……嘉靖丁酉夏四月既望,咸宁司马泰撰。”司马泰,字鲁瞻,嘉靖二年进士,藏书家,时任济南知府。刊刻发起者蔡经(张经)同时也是前揭十五年本的校定者。全文分3段、23节(较十五年本多“名胜”一节)。南图本有丁丙跋云:“分二十三节,总万馀言,自为之注……版印模糊,阅之颇费目力。”(五)明嘉靖三十年新安汪云程刻本,国家图书馆等单位有藏,每半叶9行19字,白口,四周单边。首冠汪云程《大明一统赋序》,手书上板,署“龙集嘉靖辛亥季夏吉,前中书舍人新安汪云程谨序”,序后镌刻工“歙虬村黄鍾刊”,末有莫旦旧跋。全文分3段、23节(与十六年本同)。(六)明朝鲜活字本,日本内阁文库藏,每半叶9行17字,粗黑口,四周单边,有莫旦、司马泰跋。全文分3段、23节。

补本系统的特征是:书名大多改题作《大明一统赋补》(胡文焕本除外),卷数在四卷以上,全文不分段、直接分节,节序较原本系统有调整,注文记事有续补,篇幅相应增加。主要版本有:(一)明嘉靖三十三年刘钥、张中立刻本,美国国会图书馆等单位有藏。题《大明一统赋补》四卷。每半叶10行19字,白口,左右双边。正文末叶镌“南京工部委官:上元县署县事主簿刘钥、江宁县署县事县丞张中立督刊”^①。有莫旦、赵宽旧跋。全文分22节(无“外

①王重民先生著录为明嘉靖末年刻本,提要云:“检上、江两县志,刘钥、张中立并在嘉靖末年署县事,然则此为嘉靖末年翻赵宽本也。”(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83页)今按,补本与原本系统差异较大,仅据补本存有原本的赵宽旧跋而判断为“翻赵宽本”,不妥。考《上元县志》,刘钥任主簿在嘉靖二十八年,知县袁鉴于同年到任,继任知县刘以贞在三十三年到任(程三省等:《[万历]上元县志》卷七,明万历二十二年刻本);又据《江宁县志》,张中立任县丞在三十三年,前任知县祝朝用于二十五年到任,后“升户部主事去”,继任知县何价于三十三年到任,又下任知县毛国贤在三十五年到任(李登等:《[万历]江宁县志》卷六,明万历二十六年刻本)。因此刘、张二人同时署县事(即暂时代理知县)只可能在三十三年,刘署县事在知县袁、刘交接间隙,张署县事在知县祝、何交接间隙,刊刻《大明一统赋补》应在是年。嘉靖朝实共四十五年,故不应笼统称为“末年”。

夷”“名胜”二节,析“物产”为二节),注文记事补至嘉靖二十年^①，“祀典”节按语云：“蔡本删‘名胜’一节。”可见是在十五年蔡经、郑普刻本基础上续补的。(二)明翻嘉靖三十三年刘钥、张中立刻本,国家图书馆等单位有藏。题《大明一统赋补》四卷。每半叶10行19字,白口,左右双边。有莫旦旧跋。从版本风貌判断,此本应是前述三十三年刻本的修补翻刻本(有多处校改补阙,但无督刊字样、无赵宽跋)。(三)明万历间钱塘胡文焕刻《格致丛书》本,上海图书馆等单位有藏。题《大明一统赋》四卷《删附》一卷^②。每半叶10行20字,白口,左右双边。卷端题“国子监学正臣莫旦谨撰,国子监监生臣胡文焕谨校”,卷末附莫旦、赵宽旧跋。全文分22节,注文记事先沿用三十三年刻本所补内容,又续补至万历二十年(1592),中间以“校续”标记区隔。(四)明万历二十三年刻本,湖北省博物馆藏。题《大明一统赋补》十卷,明莫旦、郁名臣辑。此本限于客观条件未能经眼。考郁名臣于万历间任新淦县丞、济宁州判,余事不详。

二、《大明一统赋》存录书目的作者、性质与价值

明嘉靖十五年郑普刻本是《大明一统赋》存世最早版本,大体保留成化初刻本原貌,该本于“物产”节下设“诗书”小节,正文云:“若经天兮纬地,又莫逾乎书籍。所谓汗牛充栋、牙签缥帙,乃木天禁地之所储,非浅夫昧土之所能尽识也。”随后以双行小注形式抄录一份篇幅长达50余半叶的书目,分类较马端临《经籍考》多有变通,所有书籍仅记书名,无其他著录项,属于简易“账簿式”书目。可能出于节省印刷成本的需要,此本在排版时均将字数相同的书名并列,故图书先后顺序较其底本已有一定错乱。该目分类、收书情形与现存明代公私书目皆不同,应视作一部新发现的明人书目。现就其年代、作者与性质考证如下。

首先,该目成书时间应与《大明一统赋》正文同时,即成化二十年(1484)。该目著录的明代书籍主要集中于“制书”“官书”“诗文集”和“碑文法帖”等子目内:“制书”“官书”二类分别以《宣宗诗集》和《大明一统志》二书年代最晚,前者成书在英宗天顺间,后者在天顺五年,且其书与莫旦本人创作《大明一统赋》的经历密切相关;其余二类年代较晚的作品分别是“诗文

①“祀典”节注文中的孔子祀典、“列圣名臣节妇”节注文中的登科名单均补记至嘉靖二十年。“户口、物产”二节注文中的户口、田土数,补记至最近一次朝廷于弘治年间的普查(嘉靖间无普查)。

②所谓“删附”,是将已删除的外夷、名胜二节移入附录。笔者经眼上图藏本和台湾汉学研究中心藏本,后者“删附”脱。

集”类的杨荣《杨文敏集》、刘定之《刘呆斋集》、周忱《周双崖集》和张弼《东海棠〔张〕集》四家,以及“碑文法帖”类的朱孔旸书、王英草书、黄翰书、沈粲书、程南云帖和张弼草书六家。上述十家,别集不知为刊本还是抄本,法帖也不详书写年代,故只能以作者生卒年为进一步考察的线索。考杨荣(1372-1440)、朱孔旸(1374-1445)、王英(1376-1449)、黄翰(?-1450后)、周忱(1381-1453)、沈粲(1379-1453)、程南云(?-1458)、刘定之(1409-1469)九人均卒于莫旦撰赋之前,唯一的例外是张弼(1425-1487),他同时出现在“诗文集”和“碑文法帖”二类中,颇显“热门”,但卒年却晚于莫旦撰赋时间约三年,似有矛盾。按,检正德十三年刻本张弼集,末有成化十三年吴宽跋,知张弼诗在成化间已初次结集;又《明史》张弼本传云:“善诗文,工草书,怪伟跌宕,震撼一世,自号东海,张东海之名流播外裔。为诗信手纵笔,多不属稿,即有所属,以书故,辄为人持去。”^①知张弼生前诗文书法已广为流传,被时人知见并著录是完全可能的。

第二,该目作者是莫旦本人。《大明一统赋》大体可分为正文和注文两部分,或曰正文固为莫旦所作,而注文亦可出刊刻者郑普之手。按,这种情况并不可能,依据有二:(一)该目“异端诸书”一类有目无书,注云:“释家、道家、神仙家、阴阳家,书籍甚多,俱不录。”考《大明一统赋》莫旦自跋云:“今梵宫琳宇、神仙释老之徒独置而不录。”二者相合,可作为该目成于莫旦本人之力证。(二)莫旦还曾作《苏州赋》一篇,载于他本人所编《〔弘治〕吴江志》。通观《苏州赋》全篇体例、旨趣与《大明一统赋》如出一辙,正文采取主客问答形式,历数苏州之山川、土物、风俗、人材等,其下以夹注形式不厌其烦地抄录各类文献,如讲到苏州科第之盛时,就以夹注抄录历代登科姓名,直至《吴江志》出版的前一年、成化二十三年丁未科为止。莫旦赋尾云:“名微则不信,年少则不传。吾俟夫南山豹变,北海鹏抟,奋云程于万里,觐龙颜于九天……秉巨笔之如口,作大明一经(引者按,当为“赋”字,二字草书形近易讹)以颂神功圣德之盖世、鸿图大业之齐天,回视苏州,不啻囿一物于陶甄。”^②知此赋应作于《大明一统赋》之前,至于注文记事至成化二十三年,应是莫旦刊入《吴江志》前补记个别最新信息的结果。弘治元年《苏州赋》依附《吴江志》正式刊出时,郑普尚未出生,可见句句加注、注文冗长实为莫旦本人一贯的辞赋创作特色。

第三,该目是一部具有博采群书性质的知见目录。莫旦编纂《大明一统赋》书目缘于早年参编《大明一统志》的特殊经历,其动机是为歌颂一代之

^①张廷玉等:《明史》卷二八六,中华书局,1974年,第7342页。

^②莫旦:《苏州赋》,《〔弘治〕吴江志》附录,明弘治元年刻本。

盛,所谓“木天禁地之所储”即喻此。王欣夫先生说:“私家目录有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而作的,便不是只据私人所藏,而必须博采旧目了。”^①那么,莫旦书目著录书籍是否可能与实际藏书有关呢?经考,莫旦曾叔祖、户部侍郎莫礼于元末明初建“寿朴堂”,有洪武二十四年王行、二十五年方孝孺撰记^②。吴江训导陶振《寿朴堂》诗云“牙签插架几千卷,寿朴干云高十寻”^③,足证其家有大量藏书。当时莫家声势煊赫,与周庄沈氏(首富沈万三家)结为姻亲,后来因“蓝玉案”牵连,家道中落^④。正统六年,祖父莫辕复兴家门^⑤。成化间,父莫震致仕乡居,“葺先世之旧庐以居,左图右史”^⑥,沈周有题诗^⑦。弘治元年,莫旦为同乡崔澄题跋时落款“书于石湖寿朴堂”^⑧,可见莫家虽历经沉浮,但到莫震、莫旦父子时仍累世积书并有一定名声。莫氏寿朴堂藏书罕见藏书史研究者关注,其实他家仍有故物存世,如辽宁博物馆藏宋孝宗御笔《草书后赤壁赋卷》,有明初俞贞木、景泰三年黄本跋,俞跋称“今藏莫氏文房”,黄跋称“观于莫氏寿朴堂”^⑨;又如海源阁旧藏的宋本《童蒙训》,钤有“莫氏寿朴堂记”和“都氏元敬”“南濠居士”“汪士钟曾读”“杨绍和藏书”等印,历经莫氏、都穆和清人汪士钟、杨绍和递藏^⑩;再如滂喜斋旧藏宋本《校正详增音训周礼句解》,钤有“松江莫氏寿朴堂藏书”和“五坞山房”“李琪家藏子子孙孙永为宝用”“季振宜读书”等印,历经莫氏、卢襄、李琪和季振宜递藏^⑪。莫氏寿朴堂所藏不乏帝王墨宝、宋本旧槧,足以在藏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不过,以上莫氏家藏文献均不见于莫旦书目中,可见后者并未根据实际藏书编写,而是一部典型的知见目录。

①王欣夫:《文献学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47页。

②王行:《寿朴堂记》,《半轩集》卷四,明弘治四年刻本。方孝孺:《寿朴堂记》,《[弘治]吴江志》卷十五,明弘治元年刻本。

③陶振:《寿朴堂》,《[乾隆]吴江县志》卷四九,清乾隆十二年刻本。

④莫震、莫旦:《石湖志》卷三,明刻本。

⑤刘九庵:《吴门画家之别号图及鉴别举例》,《故宫博物院院刊》1990年第3期,第54-61页。

⑥莫震、莫旦:《石湖志》卷四,明刻本。

⑦沈周:《莫氏寿朴堂》,《沈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5页。

⑧莫旦:《书友竹卷后》,《赵氏铁网珊瑚》卷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15册,第604页。

⑨杨仁恺:《杨仁恺书画鉴定集》,河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第283页。

⑩丁延峰:《海源阁藏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65页。

⑪潘祖荫:《滂喜斋藏书记》卷一,清末刻民国增修本。

莫旦书目的发现对于明代目录学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以下试举数端:

一是该目实为明代现存最早的私人撰修目录,同时也是为数不多的知见目录。明代私修书目之盛远迈宋元,但散佚十分严重。学界已知年代最早的数种,商辂(1414-1486)《商文毅公家藏书目》已佚,叶盛(1420-1474)《菉竹堂书目》仅存伪本,而吴宽(1435-1504)《吴文定藏书目录》成书时间不详,真伪亦存在争议。有明确年代可考的明代私人撰修目录当以莫旦成化二十年(1484)所作的这部书目为最早。以往学者谈及知见目录多列举清人邵懿辰、莫友芝等书目,如今莫旦书目的发现亦将丰富我们对知见目录发展源流的认识。

二是该目的分类曾对明代私家书目产生一定影响,有助于填补目录学传承链条的缺环。例如该目开篇首列“制书”“官书”二类,固是沿袭《文渊阁书目》首揭“国朝”的成法,但以“制书”为类名,除莫旦书目外,首见于陆深(1477-1544)正德三年所撰《江东藏书目录》(全书已佚);以“官书”为类名,除莫旦书目外,首见于李廷相于弘治、正德间所撰《李蒲汀家藏书目》。陆、李二目均为明代重要私撰目录,如今可知它们很可能都曾受到莫旦书目的影响。莫旦书目虽无单行本,但因伴随《大明一统赋》流传,官刻本众多,甚至传至朝鲜,影响力不容小觑。晁琛《宝文堂书目》、陈第《世善堂藏书目录》^①、高儒《百川书志》、祁承燦《澹生堂藏书目》等重要私家书目均著录《大明一统赋》,则莫旦书目流通之广并不亚于单行书目。到了清代乾隆年间,《大明一统赋》因语涉华夷之辨而遭禁毁,名列《外省移咨应毁各种书目》,自此莫旦书目失去传播载体,逐渐不为人知,连与莫旦同籍的清末藏书家王荫嘉也感叹“数十年寻访无遇,即欲借录,人且不知其名”^②,最终销声匿迹。

三是该目设置的“举业”分类为叶盛(1420-1474)《菉竹堂书目》真伪公案增加了新的线索。因明代科举书籍盛行,目录家创立“举业”一类,其首创者为昆山藏书名家叶盛^③。叶盛《菉竹堂书目》作于成化七年(较莫旦书目早十余年),《四库总目》列入存目,提要称其“集部别出‘举业’类”^④,此为馆臣所见真本,但因未获抄存而散佚。现今通行诸本如《粤雅堂丛书》(清光绪年间南海伍氏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清初抄本)等版本皆伪,仅有

①陈第《世善堂藏书目录》已经陈氏后人窜乱,此不赘考。

②王荫嘉:《跋》,《大明一统赋》卷前,明万历间胡文焕《格致丛书》本。

③姚名达先生认为首创“举业”分类者为晁琛《宝文堂书目》(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96页),实误。

④纪昀等:《武英殿本四库全书总目》第25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第6页。

序跋为真,学者对此已有初步讨论^①。莫旦书目设置“举业”类,应是受到叶盛书目(真本)的影响,这证明后者确曾设立“举业”类,从而为其书真伪公案新添了时代最早的佐证。

三、《大明一统赋补》存录书目的作者、性质与价值

明嘉靖三十三年刘钥、张中立刻本是《大明一统赋补》存世最早版本,对原本文字多有改动,注文记事续补至嘉靖二十年,“诗书”从“物产”中独立出一节,正文云:“若夫天语圣言,载道论德,缥帙牙签,手誉梓刻,纬地经天,汗牛盈室,乃木天禁地之储,实寿邦永命之脉……书黜异端,用备鉴择,兹不登书,恐误后学。此天下一统之诗书也。”随后以双行小注抄录一份长达60馀半叶的书目。该目与原本系统所抄莫旦书目截然不同,当是一部新替换的书目,其分类为“制书、易、书、诗、春秋、三礼、礼书、乐书、诸经总录、四书、性理、附(性理附)、经济、史、史附、史杂、子书、子杂、文集、诗词、类书、韵书、姓氏、法帖、画谱、政书、刑书、兵法、算法、阴阳书、医书、农圃”,最后是“异端诸书”(有目无书)。按,该目分类是在《文渊阁书目》基础上微调形成的,如将“国朝”改为“制书”,将三礼合并为一,将道书、佛书、方志归为“异端诸书”(沿用莫旦书目规则);著录书籍也基本照抄《文渊阁书目》,但不录副本。王重民先生为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本撰写提要时已指出“所载书名当本杨士奇等所编《文渊阁书目》”,但未加深考,又说:“此嘉靖二十年记事疑为刘、张翻刻时所窜入,且旦书原名《大明一统赋》,‘补’字想亦为是时所加,以示有所增窜。”^②按,其关于作者和续补时间的判断不确,请论如下。

《大明一统赋补》全书多处小注记事(尤其是状元、会元登科名录)均续补至嘉靖二十年,但前文已考证刘钥、张中立以“南京工部委官”身份督刊此书在嘉靖三十三年。众所周知,包括状元名录在内的各种科举图书在明代发行量很大,刘、张二人身为南畿附郭县长官不至于无法获得。他们只是三十三年刊刻时的挂名“督刊”者,否则没必要仅续补至二十年。细览补本书目,“制书”类年代最晚的是嘉靖十二年《春游咏和集》,成书仍在嘉靖二十年之前;“易”“诗”“春秋”“三礼”“史附”和“子书”六类之末均有一部未见他书著录的书籍,显然是最后刻意添加的,分别是《陆氏筮法》《陆氏序诗》《陆氏春秋名臣录》《陆氏经礼存羊》《陆氏廿一史阙文》和《具区子》。以常理推之,这六种书籍的作者很可能是同一人,且是补本书目及整篇《大明一统赋

①吴平:《〈蓁竹堂书目〉真伪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第62-64页。张雷:《〈蓁竹堂书目〉的真本和伪本》,《江苏图书馆学报》1998年第3期,第54-64页。

②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第184页。

补》的实际作者。以此为线索,检得俞宪(1506-1577)《盛明百家诗》有陆修吉传云:“陆修吉,名九州,字一之,又自号‘具区子’。年三十始游邑庠,补廪生,将贡,以疾卒于家,时年四十有七。平生善画善书,为人亦倜傥慨慷……予亦尝与为友。不数年,君捐馆矣,惜夫!”^①朱谋壘《续书史会要》云:“陆九州,字一之,号修吉,无锡人,嘉靖初邑博士弟子。善书,善画,善诗,兼有三长,为人豪迈爽恺。”^②这位自号“具区子”的陆九州在嘉靖初为邑庠生,时年三十,以嘉靖元年(1522)为坐标,他的生年上限为弘治六年(1493);四十七岁卒,则卒年上限为嘉靖十八年(1539)。复考藏书家姚咨(1495-1564)《春秋名世传》自序曰:“故友施子羽、陆一之僉怱怱之。”^③姚咨《稽神录》旧抄本跋云:“原本盖得诸陆修吉氏。嘉靖癸卯春三月初吉。”^④癸卯为嘉靖二十二年。综合上述文献判断:陆九州生年当与故友姚咨接近,即弘治八年前后,下推四十七年,在嘉靖二十年前后去世。无锡人俞宪为嘉靖十七年进士,释褐离乡为官,他与同乡邑庠生陆九州交游应在嘉靖十七年之前,交游数年后陆九州去世,时间恰相合。陆九州作为《大明一统赋补》及其书目的作者,应可成立。若进一步推测,在嘉靖十五年无锡知县郑普刊刻《大明一统赋》不久后,无锡人陆九州便得到此书并加以修订,除更新注文(如登科名录)之外,还将莫旦书目替换成他本人手抄的一份新书目,于是“公私兼顾”地将自己的六部著作也加入其中。不久他因病去世,一些藏书(如前述《稽神录》)于嘉靖二十二年归于故友姚咨。至于他修订的《大明一统赋补》,则到了三十三年才因某种机缘由刘钥、张中立在南京刊行问世。颇为巧合的是,嘉靖十五年、十六年两部刻本的实际发起者蔡经(张经)于三十二年到任南京户部尚书^⑤。三十三年补本是否也出自他的谋划?今已不得而知。

作为现存年代最早的《文渊阁书目》节抄本之一(今传《文渊阁书目》多为清代版本),陆九州书目对于明代公藏目录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一是有助于明确佚名《内阁书目》的性质,从而完善我们对明代公藏目录源流的认识。以往学界误将《内阁书目》视作钱溥《秘阁书目》的一种残本,以至于著录或讨论后者版本时往往混淆^⑥,唯有刘仁曾提出不同意见,指

①俞宪:《盛明百家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308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110页。

②朱谋壘:《续书史会要》,陶宗仪《书史会要》附,《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14册,第845页。

③朱彝尊:《经义考》卷二〇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9册,第665页。

④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卷六四,清光绪八年刻本。

⑤张德信:《明代职官年表》,黄山书社,2009年,第1653页。

⑥如《中国善本书提要》《中国古籍总目》《明清宫廷藏书研究》《明代书目研究》等。

出《内阁书目》是据《文渊阁书目》转抄^①。现将陆九州书目与《内阁书目》(明抄本)相校,发现二书有不少文本共同点是《文渊阁书目》《秘阁书目》诸本所不具备的,例如:二书共同著录《劝善文》,诸本作《劝世文》;又《仁庙御书阿弥经》,诸本作《仁庙御书阿弥陀经》;又《仁庙御制诗》,诸本均失载。可见佚名《内阁书目》确实并非《秘阁书目》残本,而是和陆九州书目关系较近的一种《文渊阁书目》节抄本^②。现在学界研究基础上列出明代内阁公藏目录源流,详见表1如下:

表 1

阁书面貌	版本系统	书名作者与年代	主要存世版本
正统六年 整理之前	漫堂系统	《文渊阁书目》 明佚名 正统六年前	清初宋氏漫堂抄本 国图 清抄本 南图(据国图漫堂抄本影抄)
正统六年 杨士奇 整理之后	四库底本 系统	《文渊阁书目》 明杨士奇 正统六年	清抄本 国图 清乾隆间八千卷楼抄本 南图 清《四库全书》本
	钱溥系统 (节抄)	《秘阁书目》 明钱溥 正统六年后	清抄本 中科院(《四库存目》影印) 清抄本 天津图书馆 清抄本 浙图 民国抄本 国图(据浙图本转抄)
	陆九州系统 (节抄)	《大明一统赋补》书目 明陆九州 约嘉靖二 十年	明嘉靖三十三年刻本 美国国会图 书馆 明翻嘉靖三十三年刻本 国图
	佚名系统 (节抄)	《内阁书目》 明佚名 与陆本接近	明抄本 台湾汉语研究中心(原平图 甲库丛书胶片) 清漱六楼抄本 首都图书馆

①刘仁:《〈内阁书目〉考论——以〈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所收本为中心》,《版本目录学研究》第9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第97-105页。

②刘仁首次提出《文渊阁书目》可分为漫堂系统、四库底本系统和塾本系统,故沿用其名称(刘仁:《〈文渊阁书目〉版本系统考论》,《文献》2019年第4期,第119-133页)。陆九州书目“制书”类在抄写时脱去《天象类集》以下至《世臣总录》等二十余种图书,这部分图书在国图藏《文渊阁书目》清抄本(刘仁判断属四库底本系统)上大致位于同一半叶,或表明《文渊阁书目》各版本中与陆九州书目关系最近的是四库底本系统。

续表

阁书面貌	版本系统	书名作者与年代	主要存世版本
万历三十三年整理之前	塾本系统	《文渊阁书目》 明佚名 万历三十三年前	清《磨墨亭丛书》本 清《读画斋丛书》本(以四库本为底本汇校)
万历三十三年张萱整理之后	张萱系统	《内阁藏书目录》 明张萱 万历三十三年	清初毛晋藏抄本 上图 清初述古堂抄本 国图 清锡恒远斋抄本 国图(据述古堂本转抄) 清味经书屋抄本 国图 清唐翰题藏抄本 国图 清迟云楼抄本 国图(《续修四库》影印) 民国《适园丛书》本(据迟云楼本汇校)

二是有助于我们纠正对《明书·经籍志》性质的长期错误认识。《明书》是清初傅维麟(1608-1667)在分纂《明史》时私撰的史书,其中《经籍志》著录“殿、阁、皇史宬内通籍库藏书”4670部。关于傅志的性质,有学者认为是据《文渊阁书目》抄辑改编,如王重民先生认为“主要是依据明《文渊阁书目》著录”,程千帆先生认为“据《文渊阁书目》等编成”^①;也有学者认为是据内阁实际藏书记录,如姚名达将该志作为“《明史·艺文志》之撰集凡经五变”之一环,认为它“但取殿阁所藏,不限朝代”“录殿、阁、皇史宬内通籍库藏书”^②。检阅数十种文献学教材工具书皆不外以上二说。至于使用傅志考察明清古籍版本源流的学者也不乏其人。然而,若将新发现的陆九州书目与之相较,可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详见表2如下:

①王重民:《〈明史艺文志〉与补史艺文志的兴起》,《图书馆学通讯》1981年第3期,第75-81页。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齐鲁书社,1988年,第167页。
②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第180页。

表 2

杨士奇《文渊阁书目》(仅列书名)	陆九州书目			傅维麟《明书·经籍志》 ^①
董氏家传 安成周氏家谱 姓氏急就 千家姓 古今同姓名续录 古今姓氏辨证 姓氏瑶华 氏族大全 混一姓氏志 姓氏	氏族言行类稿 古今同姓名续录 氏族言行类稿 混一姓氏志 千家姓	氏族大全 姓氏瑶华 古今同姓名续录 安成周氏家谱 董氏家传 千家姓	姓氏 古今姓氏辨证 古今同姓名录 氏族大全 氏族类稿 元和姓纂 孔氏族谱 姓氏瑶华 姓氏急就 世说叙录 章氏家乘 古今同姓 名续录 安成周氏家谱 董氏家传 氏族言 行类稿 混一姓氏志 千家姓 万姓统宗 万姓统谱 姓氏源流	姓氏 古今姓氏辨证 古今同姓名录 氏族大全 氏族类稿 元和姓纂 孔氏族谱 姓氏瑶华 姓氏急就 世说叙录 章氏家乘 古今同姓 名续录 安成周氏家谱 董氏家传 氏族言 行类稿 混一姓氏志 千家姓 万姓统宗 万姓统谱 姓氏源流

以“姓氏”类为例,陆九州书目刊刻者为了节约双行小注的篇幅,在去除副本后,将字数相同或接近的书名并列,打乱了《文渊阁书目》原本的次序,而这一新次序正是陆目特有的风貌。相较之下,傅志的次序显然与陆目相合,这应是傅维麟依据《大明一统赋补》照抄陆目,却又误将陆目双行小注内部原有的横向次序(如《氏族大全》与《姓氏瑶华》并列,《氏族类稿》与《姓氏急就》并列)当作纵向次序(如《氏族大全》与《氏族类稿》相连,《姓氏瑶华》与《姓氏急就》相连)后照抄的结果。上述问题在傅志全篇所有类目均存在。此外,傅志还沿袭了陆目的很多文字错误,以“制书”类为例:《御制申明五常叙》,陆目误作“由明”;《新编会要》,陆目误作“令要”;《恩纪含春堂》,陆目误作“会吾堂”。傅志均与陆目同误。前文考证陆九州续增、不见于其他目录著录的个人著作六种,傅志亦照搬不变。至此可以下一结论:傅志是在照抄陆九州书目基础上略加续补(如“姓氏”类结尾处多出的《万姓统宗》等三种,但全书续补极少)炮制出的一部目录,并非直接依据《文渊阁书目》。换言之,傅志其实属于“第三手”文献,将它视作“补史艺文志”已然名不副实,拿它考证明末清初古籍流传情况就更是南辕北辙了。

【作者简介】唐宸,安徽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古典文献学、版本目录学。

①王承略、刘心明主编:《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43页。